



■贾永刚

小铁盒的重量

我在煤矿供应站当保管员时,库房里靠墙有一排铁架子,上面整整齐齐码放着自救器,每只用密封塑料袋包裹着。隔着袋子能看见自救器外壳上的铭牌:隔绝式压缩氧气自救器,额定防护时间45分钟。

供应站夹在矿区最东头,推开库房的后窗,黄土岭一道接一道铺至天边。神木的风从毛乌素沙地刮过来,卷着细沙和煤尘,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响。我刚来那阵子,每天站在窗口望着这片黄土,怎么也看不厌,因为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场景。

第一次参加收货验收,就是检验一批新到的自救器。站长叫我们四人过来,一人发一只:“拆开,戴上,测一下呼吸时长能不能达到45分钟。”

拆开密封袋,把自救器往脖子上一挂,我第一反应是“挺重”。大概三四斤,挂在脖子上坠感很明显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,煤矿工人只要下井,就得随身背着这东西,走到哪背到哪。

我们四个人戴好面罩,咬住呼吸嘴,夹上鼻夹。刚戴上时,我扭头看了眼旁边的同事——面罩扣在脸上,鼻子被夹得变了形,嘴巴鼓鼓囊囊地含着呼吸嘴。我们互相看了一眼,都没忍住,隔着面罩笑出了声。

但笑了没一会儿,大家就沉默了。

呼吸嘴塞在嘴里,嘴巴得一直张着,下颌很快就酸了。鼻夹夹住鼻孔两侧,像被人捏着鼻子,口水止不住往下流。库房里很安静,我们四个人一人坐一个角落,再也没人看对方。各自对付着嘴里的异物感和不停流下的口水。刚才还在笑,现在谁都笑不出来。

我盯着墙上的钟,秒针一格一格走,氧气阀



发出细微的嘶嘶声,像一只很小的风箱在胸腔前拉动着。45分钟过得很漫长,中间好几次我想摘下来透口气,但想到这是验收,又忍着撑下去。

45分钟终于到了。我扯下面罩,深深呼了一口气,然后抬手擦嘴。三个同事也在擦,谁都没有说话。我打破沉默,说了句:“这也太难受了。”还是没人接话。但我们都清楚,我们仅仅是坐在库房里戴了45分钟,库房里有灯,有新鲜空气,而矿工们在巷道深处、烟尘弥漫中打开这只自救器,为的是救命。

那次验收之后,我将这批自救器一只只核对编号、登记入库、码上架架。码完后在架子前站了一会儿,心里沉甸甸的。

自救器有效期3年,每隔一阵子,我就要把库存翻一遍,把临期的挑出来登记、回收、换新。几十只搬上搬下,丝毫不敢马虎,少看一眼、漏掉一个都不行。

有一天下午,窗口来了个满脸煤灰的年轻矿工。他的自救器在井下磕坏了外壳,按规定得来换。我把新的递出去,他没急着走,站在窗口前把那层密封塑料袋拆开,前后翻看了一下外壳有没有裂纹,然后才往腰带上一挂。

我坐在窗口里看着他做这些动作,顿时心生感慨。他看起来比我还小几岁,脸上的煤灰还没来得及洗,工装肘弯处磨得发亮。他每天带着这个小铁盒,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,而我唯一能替他做的,就是确保这铁盒是

完好无损的。

自那之后,我每次发放自救器都会多做几个动作:拿起来轻轻摇一下,确认没有异常响动;看一眼外壳有没有裂纹、密封条有没有破损。其实这些入库时全查过了,但我还是忍不住再做一遍。做了,心里才踏实。

我的家乡宝鸡市区周边没什么煤矿,有的是麦子和玉米,夏天风从秦岭吹过来,潮潮的、软软的,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腥甜。来神木那天,车一过绥德,窗外的山就变了,从青绿变成浑黄,从圆润变成陡峭,沟壑一道比一道深。我没见过那样的地貌,没见过那么大的矿,更没见过满脸煤灰的矿工。

后来,我调到煤矿的物资管理部,不再直接经手物资。偶尔回矿上,路过供应站库房,看见那排铁架子上依然整整齐齐码着自救器,外壳在灯光下安静反着光,就会想起那个满脸煤灰的年轻矿工,想起我和同事坐在库房验收自救器的45分钟。

虽然在煤矿工作,但我没下过井,对矿井的全部了解来自账本、领料单,以及供应站那扇面向走廊的小窗口。我只知道,黄土岭上的风一年四季从哪个方向吹,知道供应站窗前那棵旱柳春天发芽比宝鸡的柳树晚半个月,知道夕阳落到崂梁背后时矿区会安静片刻,知道矿工们下了班洗完澡走出浴室,晚风会轻轻吹乱他们的湿发……我更知道自救器挂在脖子上有多重,知道呼吸嘴塞进嘴里有多酸,知道鼻夹夹在鼻子上有多不舒服……

如今,在新的岗位工作,我离那些保障矿工生命安全的小铁盒越来越远,可偶尔翻看物资报表,看见“自救器”三个字,心头还是会微微一顿,耳边仿佛会隐隐响起那嘶嘶的氧气声。
(作者供职于陕西煤业物资榆通有限责任公司)

■倪涛

驾车从山西大同向北出发,一路上风景慢慢换了模样。天地一点点敞亮起来,没有了群山遮挡,塞北的旷野坦荡铺展。不到半天,我们便从温润的山野阡陌,走进内蒙古的壮阔天地,在火山的苍劲与草原的柔婉间,触摸北国山河最真切的风骨与温度。

正午时分,阳光明媚,我们到达乌兰哈达六号火山。脚下铺满细碎的火山砾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空旷的火山口静卧原野,长风轻轻掠过,四下宁静无声,却总能让人遥想远古大地岩浆翻涌、烈火喷涌的壮阔。千万年风雨更迭,炽热熔岩早已冷却,曾经沸腾的土地,最终化作眼前沉默伫立的山岗,沉稳而厚重。

荒寂冷峻的黑石滩上,身穿“打卡”火山场景白色宇航服的孩子,是最灵动的风景。他小心翼翼走在高低不平的火山岩上,步子轻轻地,满眼都是新鲜与好奇。蓝天澄澈,黑石苍茫,小小的身影立于这片酷似外星的秘境之地,让沉寂万年的火山瞬间鲜活起来。行至山脚,一只小羊慢悠悠踱来,孩子连忙放轻动作,俯身轻轻抱住小羊。

从火山继续北行,眼前的景致缓缓流转。粗砺的黑色碎石渐渐褪去,连片的青草顺着平缓的地势肆意蔓延,辉腾锡勒草原豁然铺展于眼前。近2000米的海拔,让这片高山草甸自带清凉凉意,风里裹挟着青草与野花的淡淡清香。原野上的白色风力发电机静静伫立,扇叶缓缓转动,流云游走,光影轻晃,为辽阔的草原增添几分悠长静谧的诗意。

暮色缓缓沉降,晚风微凉,草原的烟火气息渐渐升腾。一场地道的诈马宴,藏着草原牧民最真诚的待客之道。蒙古包内笑意融融,金黄油亮的烤全羊香气四溢,醇厚的奶茶、软糯的奶食搭配山野小菜,每一味都是草原水土滋养出的本真风味。马头琴声悠悠响起,牧民的歌声轻柔绵长,舞步豪迈舒展。

夜色包裹着旷野,草原中央的篝火熊熊燃起。跳动的火光冲破暮色,暖红的光晕漫向四方,驱散夜晚的寒凉。牧民与游客不分彼此,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步起舞,没有刻板的舞姿,没有刻意的拘谨,随心而动,尽兴自在。抬眼是满天星河,澄澈璀璨,繁星密布苍穹;低首是灼灼火光、青青芳草,晚风携着草木清香轻轻拂过。旷野的清寂悠远,遇上人间的温暖热闹,让塞北的长夜变得温柔绵长。



北国山河的温度

当晚,我们住进蒙古包,枕着草原的长风沉沉入眠。次日清晨,薄雾浅浅笼罩草场,整片原野安静得让人不忍惊扰。晨光柔和洒落,草叶上缀满晶莹的露珠,细碎闪光。孩子踏着晨露跑进草场,慢悠悠跟在羊群身后,静静看着牛羊低头食草、缓步闲游。一夜热闹尽数褪去,草原回归静谧。天地之间,只剩风声、草动、羊鸣。置身这片纯粹的天地,浮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,也慢慢读懂,草原最动人的地方,从来都是朴素安然、静默生长、温柔包容的模样。

从火山走到草原,仿佛穿行在大地的两种时光里。火山是远古留给山河的印记,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、风雨打磨,沉敛刚硬、风骨凛然,藏着大地深处最厚重的力量。草原是岁月滋养的沃土,凭借长风雨露滋养草木、孕育生灵,辽阔温柔、鲜活蓬勃。这一刚一柔、一古一今、一寂一盛,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相依共生,成就了内蒙古高原独有的山河气度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天地起秋澜

■孙福攀

伏天的燥热还萦绕在街巷檐角,人间尚未察觉时序更迭,天地间已然悄悄掀起一场秋澜。这波澜不见江海奔涌的浪涛,没有江河翻卷的水花,是流云、草木、田畴与远山共同铺展的时序浪潮,从高空漫向阡陌,自旷野漫入市井,一层一层,温柔又磅礴地漫过世间万物。

清晨推开窗,最先撞见秋澜的第一层波纹。

浓稠闷热的雾霭散了,天色褪去盛夏灼人的白,转为清透柔和的浅蓝,云絮不再堆叠成团凝滞不动,变得轻薄舒展,顺着长风缓缓游走。风是秋澜流动的脉络,不再裹挟滚烫热浪,掠过肩头时,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好凉。楼下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,细碎的绿叶间悄悄掺进几缕浅黄,那是秋浪拂过枝头留下的印记。盛夏时,树叶只顾疯长,层层叠叠遮蔽阳光,现在受秋气浸染,叶片舒展得从容,风穿过枝丫,沙沙声响连成一片,像大地低声翻涌的潮声。

走到郊外田埂,秋澜的壮阔才真正铺陈开来。

连片的玉米地褪去浓绿,秆子顶端染上浅褐,饱满的果穗垂在腰间,万千植株随风起伏,一望无际的田野便是大地铺开的辽阔蓝海。稻禾褪去青涩,穗头坠着沉甸甸的谷粒,黄绿相间的穗浪层层推远,一直延伸到远处低矮的山丘。田边丛生的野草草尖凝着薄霜,清晨阳光落上去,细碎的白光随草叶起伏,如同浪花泛起的珠光。田埂旁的野菊悄悄绽开细碎花瓣,淡白、浅黄的花簇星星点点散在草丛,是秋澜之上浮起的点点光斑。农人弯腰打理事物,指尖抚过饱满的谷穗,眼底藏着安稳的期许,时序的波澜不惊扰人间烟火,反倒为耕耘一年的土地,送来丰收的潮汛。

抬眼望向云天,高空的秋澜更显宏大辽远。

夏日低垂的云层尽数散去,天际线拉得开阔绵长,远山褪去朦胧雾气,轮廓清晰分明,青黛色的山体层层递进,如同凝固的浪潮。日暮时分最是动人,落日熔金,霞光漫铺整片天际,流云被染成橘红,浅橙与淡紫,层层叠叠向西边推移。晚风掠过平原,裹挟着泥土、谷物与果树的清甜气息,穿过街巷院墙,钻进家家户户敞开的窗棂。院里的石榴树挂起沉甸甸的果实,果皮晕开胭脂红,枝叶叶片半黄半绿,微风一过,落叶缓缓飘落,如同秋浪轻轻抖落的碎沫。

人间烟火里,秋澜也静静流淌,藏在寻常细碎光影中。

巷口卖鲜果的摊贩摆上饱满的梨、清甜的葡萄,果香混着微凉晚风四处飘散;傍晚归家的行人收起夏日轻薄的单衣,换上薄衫,步履间多了几分舒缓从容。灯下翻书时,窗外蝉鸣日渐稀疏,取而代之的是蛐蛐绵长清浅的低吟,声声交织,是秋澜独有的背景音。人们不再整夜开着风扇,夜半开窗,清风漫入屋内,心头也跟着这片天地秋潮,变得平和舒展。

世人总以为波澜只存于江河湖海,却忽略四季流转本就是天地独有的浪潮。春潮是草木抽芽的细碎涌动,夏浪是骤雨疾风的热烈奔涌,唯有秋澜兼具壮阔与温柔。它没有激烈翻涌的声势,却以天地万物为浪涛载体,云天为幕,田野为海,草木为波纹,缓缓席卷山河大地。

这一场天地秋澜,是时序写给人间的信。它褪去盛夏的浮躁,沉淀出沉静丰盈的力量,提醒世人褪去焦灼,接纳岁月流转。站在晚风里,远望层叠起伏的田野与流云,心中豁然开朗,四季轮回从不是凋零落幕,而是天地掀起的一场温柔壮阔的秋之波澜,其中藏着丰收,藏着清宁,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人间安穩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暮色染青峦

■张成林 摄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金灯寺